

沒有淨土

李曉嵐 著

市長和市長太太分別與自己的情人幽會，
一個農村姑娘用生命向蒼天發問，可她的葬禮却成了婚禮。





沒有淨土

李曉嵐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没有净土/李晓岚著. - 北京:作家出版社, 2012.8

ISBN 978 - 7 - 5063 - 6495 - 9

I. ①没… II. ①李…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48127 号

没有净土

作 者：李晓岚

责任编辑：窦海军

装帧设计：刘红颖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社 址：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编：100125

电话传真：86 - 10 - 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 - 10 - 65004079 (总编室)

86 - 10 - 65015116 (邮购部)

E-mail：zuojia@zuojia.net.cn

<http://www.haozuoji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北京谊兴印刷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152×230

字 数：370 千

印 张：25

版 次：2012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201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63 - 6495 - 9

定 价：35.00 元

作家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乡村凄美爱情描写及其他（代序）

木 弓

作家李晓岚的长篇小说《没有净土》经过多次修改，很快就要出版了。承蒙错爱，给了一个任务，让我写一些评论性的文字。说起来很惭愧，虽然服务文学几十年，也读过相当数量的文学尤其是小说作品，但仍然对小说知之甚少，仍然掌握不到小说思想艺术规律，所以也说不出什么更深更好的道理。实际上，我感觉到自己越来越不知道什么是小说了，也就越发不敢随意评论了。之所以还愿意接受这个任务，主要还是因为能够先睹为快。多年来，得了一个类似追星族一样的毛病，当一个作家成大名后，如果他的作品曾被我先睹为快，我也会有一种想拿来吹牛的成就感。

《没有净土》讲述了一个非常凄美，也非常动人的中国乡村爱情故事。女主人公潘玉妹的悲剧命运让人同情，也让人深思。她把人生中最美好的青春都奉献给了对初恋的期待，在美好的爱情想象中走完了自己短暂的人生。一个乡村姑娘那种坚定的爱情信念和奉献精神，支撑着小说女主人公性格塑造的思想构架，从而使一个女性坎坷的命运提升到悲剧的高度去表现。可以说，这个爱情故事虽然不算曲折，但却很深入地折射出中国乡村传统文化和价值观在改革开放时代迅速瓦解崩溃的现实，具有相当的批判现实的力度。

故事无需重复。不过，故事发生的背景应该引起我们注意。女主人公潘玉妹情感萌发，和乡村青年方平原恋爱被安排在三十多年

前，“文革”结束不久，中国刚刚启动改革开放进程的年代。我虽然还不很清楚作者的创作意图，但仍然能感觉到放到这样的时代背景中去表现，能让这个乡村爱情故事更加单纯，更有诗意，也因此更具悲剧色彩。小说开头部分写男女主人公在湖中小船上相遇的情节以及他们在文学学习班上相识并产生感情，这能感受到时代氛围和特色。这样的情节，只有在文学还有点神圣感的年代才会发生，才是真实的，也才有超脱感。的确很久没有读到那个时代的爱情故事了；也就是说，现在已经很少有人去写那个时代的爱情故事了。

看得出，作家对农村生活非常熟悉，对农民也非常熟悉。他完全可以写好一个在商品经济十分发达时代的爱情故事。实际上，他是写这种故事的行家里手。但他偏偏往前推，写一个我们深切经历过却差不多要忘记的时代的凄美爱情。也许，他心里有一个美好的梦，一个永远抹不去的情感记忆。看多了当代功利十足的情感关系，就自然会怀念古典时期的关系。相对今天来说，上个世纪正在成为古典。对比那样的情感，就会产生向往。也许，他心里有着一首歌，要唱给当代人听，要告诉今天迷茫困惑的人们，什么才是真正情感，什么才是美好的男女之情。也许，他什么也不想说，只想讲一个故事让人回味。

我想，作家的思考是很有深度的。那个年代，农村男女之间的爱情，和我们乡村的传统美德血脉相连，纯朴真诚，健康美好。这是真正令人向往的人性道德。然而，在当今的商品社会，看上去物质是丰富了，是进步了，但人性却被严重扭曲，精神出现了严重的危机。这样的困难不仅发生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城市，也发生在本来应该让人性得到回归的农村。我们似乎找不到安顿心灵的场所了，我们正在失去自我，正在远离人性的本质，找不到一片净土了。所以，我们自然会怀念起过去那种美好的时光。爱情的回忆就是一种最为动人的形式。从这样一个思想感情层面上写爱情，丰富内涵里多了一层惆怅的诗意。这样的诗意，就在女主人公潘玉妹形象的塑造中得以弥漫开去，感动着我们。

说实话，潘玉妹这个美丽女性形象让我想了很久。开始是有些不解的，觉得写文学青年的爱情显得很老派，读下去了，被吸引住了，才读出了一些意思，一些深意，也就有了上述那么一点心得。当然，作为一个小说形象，其内涵似乎还可以进一步挖掘展现的。其实，那个年代的文学青年恰恰是思想比较活跃的，观念变化也比较快。记得那时读到的作品里，能写一点作品的青年，通常会扔掉农村的对象，寻找自己的幸福，显出自己的个性。而当新的时代到来，他们又会首先放弃文学理想，转而迎合现实的道德需求。而《没有净土》里的潘玉妹，却是一个传统道德的承继者。她没有嫁给韩运山的有病的儿子，找到了方平原，从此就认定了这个情感。在对传统文化破坏力越来越大的现实中，经受了各种各样的考验，反而心中的爱越发坚定。她为了救母亲被迫到韩家，却一直为方平原守身，几经周折，最后在思念自己爱人的悲伤中病死。有意思的是，这个农村姑娘从未放弃自己的理想信念，靠一种超常的意志和不可思议的力量，支撑着这个看上去很世俗的爱情，并把这种爱情升华到伟大而纯洁的高度。这个形象，不仅和当年的文学青年形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也和当代追求自我却找不到自我的感情形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其间看出作家选择时代背景的深刻用意，也看出这个女性形象的独特思想艺术价值。我们由此认定，这个形象并不是过去文学形象的重复，而是具有当代道德价值观的选择，看似老派，其实很有新意。可以说，潘玉妹的形象，是有着鲜明的时代风貌的，引导着道德情感无所适从的当代人回归真情，回归敬畏，回归传统，回归人的本质。

小说中男主人公方平原虽然作家也很用心用力去写，却没有潘玉妹那样感人。不过，作为一种理性思考的形象，这个人物仍然有其意义。一个伟大的变革时代，改变了他的命运，使他从一个小有名气的文学青年变成了一市之长，成了改革的领头人。命运是改变了，代价却是沉重的。他不得不放弃相爱的潘玉妹，和不爱的步秀真生活。他没有勇气和步秀真离婚，却让以后岁月中与潘玉妹的

约会成了一种古典版的偷情。作家出于对于主人公的偏爱，把偷情写得温情脉脉，却无法掩盖方平原内心的的本质——对爱情的正在失去的敬畏。只有当他在政治生涯中出现了困难，被开除出局的时候，他才认识到爱情的可贵，才有了一点人性的自觉。所以，他作出了一个回头的选择去找玉妹。虽然为时已晚，但人性是得到了救赎。这个人物也是一个悲剧人物，但和潘玉妹的形象比较，悲剧性就差了很多。顺便说一句，方平原形象不如潘玉妹形象深刻，可能是作家对政治界生活不如对农家生活熟悉的原因。写好当代政治家，就得熟悉他们的生活，掌握其规律和本质特征。否则容易写不到位，也容易写错位。例如，写方平原与省委副书记的关系，写方平原与市委书记的关系，就显得有些生硬粗浅，不那么自如，没能写得深。可见，写政治家还不是作者的长项。

《没有净土》把乡村爱情故事放到时代变革的前夜的政治文化生态中去表现，必然要深入描写当时的农村生活。这方面，作家写得非常深入到位，显示出作家独有的优势。除了民俗文化的细致入微的生动描写外，最重要的是写了老农民潘老泰和村支部书记韩运山。通过这两个人的矛盾冲突反映变革时代的社会现实以及时代的精神，也使这个凄美的乡村爱情故事具有了时代精神的内涵。韩运山像黑社会一样，控制和统治着村子里的一切经济社会，是一个有着至高权力的“土皇帝”。这个形象在当代许多农村题材小说里都有过表现，具有普遍性。

相比之下，我倒觉得，潘老泰这个人物更鲜活，更有新意。他长期处于逆境中，属于典型的弱势群体，但他却从不巴结权贵。虽然每天要替韩书记喂猪，却有自己的尊严。看上去逆来顺受，却有自己的清醒。小说关于他的细节描写非常多，非常真实生动。这是一个表面软弱可欺但骨子里很坚硬的反抗者的形象，是中国农民之魂。中国农民的传统品德，在这个人物身上得到传承；中国农民的创造精神，也在这个人物身上得到体现；中国农民的智慧，也在这个人物身上得到拓展。这个形象的信息量很大，最重要的信息就是

告诉人们，一个弱势群体，其实有着内在的力量，也有着文化上的先进性，更有着中国人民创造自己美好新生活的热情冲动，不可轻视。我注意到，作家在写这个人物时，是很注意到人物思想内涵的。也许这个人物身上的血脉，传承在玉妹的生命中，铸造出玉妹的个性，奠定和支持了玉妹的性格基础，与玉妹性格的形成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从他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中，我们能更深刻认识到并理解了主人公玉妹的性格内涵。我也注意到，这个人物并不是小说的主要人物，却有着主要人物的地位和思想分量。创作中经常有这样的情况，不经意去写的人物，反而写得鲜活了。

当代社会物欲横流，人心浮躁，也很影响文学创作。不少作家静不下来好好创作，认真塑造人物形象，探索创作规律，忙于赶时尚追流行。其实，从长远看，这样做得不偿失。不仅作品上不去，连基本功也丢失了。李晓岚却能收心反思，潜心创作，应该说难能可贵。我以为，好作品就是在这样的创作心态下写出来的；新人物形象也是在这样的创作心态下挺立起来的。我们期待他有更多更好的作品问世。

目 录

- 第一章 富农的女儿 / 1
第二章 初恋 / 29
第三章 婚变 / 61
第四章 瓜地里走出来的市长 / 109
第五章 大都市 / 134
第六章 市长亲临聚仙屯 / 163
第七章 阴谋 / 183
第八章 风雨欲来 / 209
第九章 市长的家事 / 230
第十章 官司 / 286
第十一章 叛逆子孙 / 320
第十二章 较量 / 336
第十三章 喜丧 / 360

第一章

富农的女儿



1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聚仙屯发生了一件事，说起来是一件极其平常的事，却被村民们嚷得沸沸扬扬的。

村支部书记韩运山的老娘，看上了潘老泰家的闺女潘玉妹，打算说给自己的孙子韩成虎做媳妇，韩家托人到潘家去提亲，却被潘老泰一口回绝。按说这也不足为奇，问题是潘老泰不愿意也就罢了，还出言不逊：“我把闺女沤了大粪也不能嫁给韩家那个傻小子！”韩成虎从小得了抽风病，一抽起来就口吐白沫，嘴歪眼斜，整天价傻不傻茶不茶的，话也说不利落，走路都一撇一捺的。如果潘老泰是一般社员说说也就算了，可是，潘老泰是个戴着帽子的富农分子，而且是村里唯一的一个富农分子，他也竟敢把话说过了头。有人劝潘老泰：“你戴着个四类分子的帽子，大会批小会斗的，有瘾啊，你要和书记成了亲家，先把这个富农的帽子摘了再说啊。”

潘老泰说：“我怕摘了帽子受了风哩，他们当官的仗着我这个帽子吃饭哩，给我摘了帽儿，咱村里没有阶级敌人了，他们还靠什么搞社会主义？”

此话一出，便不是一个拒婚的问题了，性质就变了，多少人为潘老泰捏着一把汗。

一大早，没等上工的钟声敲响，潘老泰就来到了生产队的养猪场。

潘老泰戴一顶蓝呢子小帽，由于年代久远帽檐儿有些耷拉，穿一件破旧军服，腰间扎了一条细麻绳，脚上是一双没系鞋带的绿军鞋。稀疏的头发有些花白了，六十来岁的年纪，看上去要比他的实际年龄老许多。

他提溜着大半筲泔水，一边往猪槽里倒，一边瞅着猪圈里那帮横吃竖抢的家伙。

村里有个玻璃厂，玻璃厂里几十口子人吃饭，免不了有些剩饭剩菜，于是便在厂西北角的空地上垒了这几个猪圈，养了几头猪。喂猪这并不是一个好差事，又脏又累，都是些张嘴物，不管刮风下雨都得让人惦记着。尤其是猪这东西说不清就闹个病或灾的，这也是个承担责任的事，倒不如到地里干活省心。所以，一般社员是不愿意干的。生产队长说潘老泰虽然戴着富农的帽子，但态度还算老实，一年到头除了低头干活，没见他说过笑过，于是便把喂猪的差事撂给了他。

潘老泰喂完了猪，又把猪圈里里外外打扫了个干干净净，猪槽重新刷洗了一遍，圈里都换了新土，盛泔水的大缸特意加了个木盖儿，就连通往厂区的小路也泼洒了一遍清水。收拾完了，潘老泰来到玻璃厂的伙房，找了个大碗，到后锅里盛了一碗剩菜，掀开笼屉拿了两个窝窝头，便回到养猪场。然后把那头外号叫老黑的巴克夏赶到一个闲圈里，把那碗剩菜和两个窝窝头喂了它。因为一会儿杀猪的就要来了，这头外号叫老黑的巴克夏就要被杀掉了。潘老泰喂猪，就和猪有了感情。他常想，“羊马比君子”，人和牲口都是一条命。所以，不管哪头猪，在被杀之前，他都要从伙房里端来一碗菜，放上两个窝窝头，让它们吃上一顿。然后，在它们面前絮叨一番，送它们上路。

初春的清晨，风儿确实有点凉。潘老泰卷了一支烟，两眼眯成了一条缝，耷拉成横写 S 形的帽檐下露出灰白的头发，胡须稀疏，脸色黝黑，皱纹重叠。

他抽口烟便要离开这儿了。吃了早饭一会儿杀猪的就要来了。他最看不得把刀子插进猪胸口直接捅到心脏、鲜血咕嘟咕嘟往外冒的情形。这会使他想起当年在战场上拼刺刀的场面。刺刀噗地插到那人的胸膛里，那人瞪着眼死死地瞪着你，那血就顺着刺刀咕嘟咕嘟地往外冒，然后瞪着眼像一堵墙倒下去，那血还在咕嘟咕嘟地从胸膛里往外冒……

潘老泰抽完了一支烟，拍打拍打身上的尘土，锁好饲料库的门。瞅瞅圈里的猪，一头头吃饱了懒懒地躺了一地，便向伙房走去。

他还要把两筲泔水担到村支部书记韩运山家去。这是他每天必修的功课。韩书记家里也喂着两头猪，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不管刮风下雨潘



老泰从来也没有忘记过（他也不敢忘记）。潘老泰来到伙房，泔水管早已盛满了泔水放在了门口。他慢悠悠地担起两筲泔水，刚要走，司务长尹茂匆匆走来，横了他一眼，说：“潘老泰，你这个老犟筋，你个宁挨整砖不挨半头的货，书记家的虎子怎么了，不就是茶点吗？庄稼人求个啥？玉妹到了他家不就到了佛堂里了吗？这四类分子的帽子你戴着还有瘾啊。昨天市里来人了，知道不？说是要把你闺女玉妹调到市文联去，结果呢？村里给‘帕斯’了，一步登天的机会黄了。你小子死要面子活受罪，弄不清哪头炕热啊！”潘老泰脸上仍旧毫无表情，一副灯枯油尽的样子。这些年批斗、游街、巴掌打乱脚踹，都已习惯了，打就低下头，骂就抬起脸，尊严、脸面，对他来说早已没有这种感觉了，他就像一截子会喘气的木头。潘老泰听他数落完了，便担着两筲泔水慢悠悠地从伙房里出来。

出了伙房便要经过玻璃厂的洗玻璃车间的放料场，放料场上一伙子老娘们儿正围在那里拣碎玻璃，见潘老泰担着挑子经过，便七嘴八舌地议论起来。

“听说市里叫玉妹去上班哩。”

“嗨，这事黄了。”

“怎么就黄了呢？”

“还不是因为虎子的事啊？”

“虎子怎么了？”

“这么大的事你就硬不知道?”

“他婶子，我还真是没有听说。”

见潘老泰过来，说话的女人们嘁嘁嚓嚓起来。

人们的议论潘老泰也许听见个一言半句的，也许什么也没有听见。他担着担子出了玻璃厂的大门。

玻璃厂的大门正对着一望无际的明镜湖。湖面水波荡漾，凉风习习，湖中的几个小岛笼罩在蒙蒙的雾气里。湖边有一条公路，叫沿湖路，一直通到村子里。

潘老泰担着担子走在沿湖路上，尹茂的一番话，使他这心里头像是一口吃了十头大蒜似的翻心倒胃不知怎么难受。命啊，人这命究竟是谁管着呢？我潘老泰上辈子造了多大的孽呢？这辈子自己受苦不说，连累得孩子也跟着我受这个罪。潘老泰从记事时起，父亲就在村里做渔业生意，生活富裕，可偏偏从小死了娘。父亲续了弦，继母带过来一个弟弟，比自己小四岁，潘老泰受不了后娘的虐待，十三岁离家出走，要了一年饭，便给人家大户当了长工，后来参加了八路军，在山东正南巴北地参加了几次战役。负伤后，转到了地方，父亲瘫痪在床，后娘带着自己的儿子抬身走了，留下了病歪歪的老父亲，于是潘老泰丢了工作回到了家乡。潘老泰是个活跃人物，又是见过世面的。回乡后，在历次运动中都是积极分子，组织互助组合作社，他还被选为社长。潘老泰现在想来，那一切还历历在目，他们船上插着“聚仙屯伟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旗子在明镜湖捕鱼，他们打着“伟大社”的旗子下地生产。那时的潘老泰在聚仙屯是何等的荣耀，何等的惬意！“四清”运动了，村里来了工作队，清理阶级队伍，潘老泰父亲开渔业货栈的事被翻腾出来，经过三审复议，被定为漏划富农，潘老泰被戴上了富农的帽子。潘老泰一夜之间成了阶级敌人。戴上高帽子游街，在全公社万人大会上批斗，说他盼望发家致富。盼望发家致富就是妄想变天，妄想要回到旧社会，妄想让贫下中农受二遍苦遭二茬罪。说他参加过解放军是伪造的谎言。开始潘老泰还想辩解，我潘老泰不过是个庄稼汉，我怎么会想变天，我能变得了天？你们也忒瞧的起我潘老泰了吧！我是真的参加了解放军啊，那才是想变天的啊！可他的辩解无非是遭到贫下中农们的一顿拳脚棍棒。潘老泰一时转不过弯来，昨天还是和里和气的乡亲，还是有说有笑的街坊邻

居，还是喊着叔叔大爷有大有小的晚辈，突然在一夜之间，见了他竟然似有多大的仇恨，就连十几岁的小孩子，也“呸呸”地往他脸上吐唾沫。有一次革命群众拉着他去批斗，让他站在高凳上，有人竟然在他的后面冷不防把凳子踹倒，潘老泰从高凳上摔了下来，半天不省人事。究竟有多大的仇怨啊，亲戚们断了道儿了，朋友不来往了，乡亲们见了他，如同陌路人了。潘老泰不怕受皮肉之苦，人们让他远离人群而去的孤独却使他心惊胆战。世上只有玉妹她娘一个人了。有一次，村里又要批斗他。临走，玉妹娘拽着他的手说，让我也去吧，好歹你还有个伴儿。潘老泰狠狠地把她一推，真想哇哇大哭，但始终没敢。潘老泰不明白这人怎么会颠倒黑白呢？如今的村支部书记韩运山，那年他爹担着他，一家三口从河南逃难来到聚仙屯，不是俺家收留了他，能有今天吗？还有郭九梓，如今也是副支书了。当初，他爹干着比潘老泰他爹还要大的买卖，只是沾上了吸大烟的瘾，把家业抽了个精光，土改时竟然当上了农会主任。天下的道理冲谁说呢？渐渐地潘老泰变得木讷寡言。木讷归木讷，毕竟也是个有血有肉的人啊。玉妹的事让他揪心。他潘老泰一辈子就这么一个闺女，这是他生命的唯一希望。玉妹从小就出息得精明伶俐。如今已是三里五庄数一数二的好姑娘，考上了大学，说什么也不去上。潘老泰明白，孩子是个懂事的孩子，家里穷，刮风下雨咱不知道，家里有多少米还不知道吗？潘老泰每当看到玉妹时，心中便感到愧疚，觉着对不住孩子，但是也只有见了玉妹他才有了一些生命的活力。玉妹一天天长大，给他带来了希望也给他带来了苦恼。韩运山托人来说亲了，潘老泰死活不应。他只希望给玉妹找个贫下中农的好人家，让闺女逃出这个泥窝窝。但韩家不行，韩运山的儿子从小得了个抽风的病，傻傻茶茶的，死活不能让玉妹受这个委屈。他觉得已经对不住孩子了，不能把孩子往火坑里推，那还叫爹吗！潘老泰明明知道得罪了韩家，但心想我潘老泰是死过八回的人了，还怕什么？没想到连累了玉妹，唉，如今在人家我心里攥着呢。玉妹啊，多少好人家你不去托生，偏偏托生到我潘老泰家，怎么你也是这个命啊！

聚仙屯是个古老村镇。街道布局也较为齐整。整个屯子好像一张圆饼用刀切了一个十字。各街道的名称倒也直白，分别叫做东街、西街、南街、北街。东街外有一片沙滩叫卧龙滩。韩运山住在西街，潘老泰担

着泔水筒下了沿湖路，首先要经过卧龙滩才能进东街口。

这卧龙滩形成于哪朝哪代已无从考证。据说老年间，明镜湖的湖岸离村子没现在这么远，后来湖水慢慢退去，便在这里形成了一片开阔地，大约也有三四百亩的光景。卧龙滩往东便是明镜湖了，传说这里是老龙晒鳞的地方。每每走到这里，潘老泰都要停下来，端详好一阵子。这里还有他家的三间老屋，这是潘老泰的父亲当年开渔业货栈的房子。解放前，这卧龙滩是鱼市，潘老泰清楚地记得那时候这里的繁华景象。这几间老屋记录了潘老泰多半生的历史。十三岁那年，他就是从这里离家出走的，合作化时这里是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社部，门口挂过“聚仙屯伟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大牌子，“四清”时这里是“四清”工作队的办公室，“贫协”就在这个屋里，把他吊到了梁头上，吊了一天一宿。“文革”时，这里就是关押他们“四类分子”们的地方。如今这几间屋闲置在那里。这房叫做“前花脸后硬山”，前面是用青砖包角，后面是青砖挂面，经过这些年的风风雨雨，它仍然在那里默默地注视这卧龙滩上所发生的一切。

“潘爷！”

潘老泰并没在这老屋前过多地停留，他紧走了几步有些气喘，忽听到有人喊他潘爷，浑身一激灵，便出了一身虚汗。“潘爷”是当年人们喊他父亲时的称谓，今天谁在喊他“潘爷”啊，潘老泰便慢慢放下挑子转回身来。

喊他的人姓翁名同化。他是“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在那里是大有作为的”时代第一个报名回乡当农民的大学生，一时间成了全省的优秀青年典型，上过省报的头版头条。没想到，他回乡三年没见作为，精神却出了问题。按村里人们的说法也不算精神病，就是有些“神道”，医生说是轻度精神分裂。而他自己的说法是，“小隐隐于山林，大隐隐于市井，我翁同化大隐士也”。后来有些门路的都回了城，也有人多少次劝他回城，他都以“清白之土，岂可堕入尘网”为由坚决拒绝。他酷爱读书，什么《史记》、《春秋》、《汉书》、《资治通鉴》、《易经》、《道德经》、《左传》、马恩列斯毛全集等等，都读过多遍。他喜好易经八卦，经常打个隐语，这叫天机不可泄漏。他鄙夷权势，同情弱者，深得人们喜爱。他是聚仙屯唯一能让韩运山没有咒念的人。

翁同化为什么喊潘爷谁也闹不清。潘老泰见是翁同化，连忙应了一声：“啊，翁先生。”翁同化喜欢人们喊他先生。

“潘爷，恭喜，恭喜啊！”翁同化笑呵呵地向他打了一躬。

“翁先生，看你说的，我有啥喜事呢？”潘老泰友善地冲翁同化笑着。他同情翁同化，也敬佩翁同化，“多好的一块材料啊，就这样糟蹋了！”每每人们望着翁同化的背影议论的时候，潘老泰便感到无比惋惜。

翁同化凑过去，略显神秘地说：“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属马，三月初六生日。”

潘老泰忙笑着点头：“是，是。”潘老泰看着他那认真的样子，心中更加酸楚。

翁同化向他掰着指头说：“你现在正处长生旺相，潘爷的运势要转了，好运要来了。”

潘老泰不以为然地说：“我一辈子倒霉穷相，有好运找我也得化了。”

“此言差矣。常言说，富贵没有种，贫贱不生根。眼前你的好事不就来了吗！”

“眼前我要给大当家的去送泔水喂猪啊。从玻璃厂担到这儿，压得肩膀子生疼啊！”潘老泰一边揉搓着肩膀子，一边半带调侃地笑着。他只有在翁同化面前才能露出这样的笑容。

翁同化，看上去也就是三十来岁的白面书生，平静温和，极有风度。他见潘老泰如是说也笑了，更加认真地瞅着潘老泰说：“潘爷是双喜临门啊。”

潘老泰笑笑，说：“哪双喜啊？”

翁同化更加认真地说：“你不信啊，邓小平出来当政了，地主富农的帽子一律摘掉。今后不论家庭成分了。这岂不是一喜？”

潘老泰心中一震，说：“还有一喜呢？”

翁同化咂咂嘴说：“玉妹写的小说在《滏阳日报》发表了，震动了滏阳市，市文联要调她去文联参加学习班，这岂又是一喜？”

潘老泰认真起来，说：“翁先生，你给掐算掐算，这事能成吗？”

翁同化说：“你指一件东西吧。只随便一指，不可用心。”

潘老泰想了想，随手一指说：“就这棵树吧。”